

景明刻本
兩京遺編

十二



潛夫論卷第一

王符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

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
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
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
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
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
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
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

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
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
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
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
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
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
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
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
秋其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鵲載飛載鳴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已而
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
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
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
為嘉饌美服淫樂醵色也乃將以立其道而

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
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
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
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
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
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
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

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
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
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
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
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
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
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
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
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

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
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
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頤定百世此則道
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
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窅深室幽黑
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
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
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
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

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為規矩准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規秉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

往合惺心也故度之工幾於惺矣先聖之智
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挹質而行必弗具也
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
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往合
聖心故條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
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
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
學為民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
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
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
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
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飭為末商賈者以
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
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

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
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
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
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
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
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
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
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

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棄
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
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
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
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
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
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
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
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

厚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
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
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
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
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
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
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
愚夫戇士從而竒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

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

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
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
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
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
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
賄不多衣食不贍穀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
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
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

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
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
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踈廣不遺賜金
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
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
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
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
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
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褻之